

> 闲话

云南“小而美”的生活哲学

□ 门磊

抵达沙漠的那个傍晚,四方街古戏台的飞檐,正剪开一天里最后一块完整的霞光。马帮的铜铃声早已散入历史,唯有被马蹄磨亮的红砂石板,在余温中安静地反着光。我没有去任何“景点”,只是顺着一条几乎只能容一人通过的小巷漫步。巷子尽头,一扇木门虚掩,门内透出暖黄的光和隐约的咖啡香。那是一个由旧时马帮客栈改造的书局,书不多,恰好有一本关于茶马古道的旧籍。我坐下来,窗外是村民三三两两归家的谈笑声。那一刻我忽然觉得,这“小”带来的安宁与完整,远比任何宏大的景点更令人心动。

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里那个诗意的提法——“小而美”,在别处或许是一种需要解读和倡导的理念,在云南,它却像山间的云雾一样,是一种自然弥漫开来的生活状态。它并非源于规划的蓝图,而是从这片土地的血脉与呼吸中生长出的智慧。在云南,“小”不是体量的局限,而是一种专注的深情,是对万物独特灵魂的凝视与护佑。

这里的“小”,是空间上的谦卑与克制。它不主张劈山开路、填壑造城,而是像一位高明的针灸师,在乡村的肌体上寻找最关键的那个穴位,将针轻轻捻入。于是,我们看到了建水团山村民将祖传的“百忍”家风,化作一座座老宅门楣上精致的木雕,整

个村庄就是一个鲜活且温热的家风博物馆。我们看到了普洱的小凹子咖啡庄园,不追求连锁扩张,只是几十年如一日地守护着那片云雾间的咖啡林,让每一位到访者杯中的醇香,都牵连着一方水土的日照与雨露。这种“小”,是对大地脉络的敬畏,它让乡村避免了在盲目扩张中大开大合的修建,守住了让游子识得归途的“地方感”。

而“美”,在云南,从来不是被静观的名词,而是需要动用全身心去参与、去浸染的动词。在元阳的哈尼梯田,真正的美不在于日出时那一片金光的摄影瞬间,而在于你卷起裤脚,试探着将一株秧苗插入清冽而柔软的泥中,指尖触碰到那跨越了千年的、维护生存与秩序的智慧。在香格里拉的尼西,美是那一团看似朴拙的黑土,在你掌心随着陶轮的旋转渐渐苏醒,被赋予碗碟的形状,你知道它将带着你手心的温度,盛起带着热气的茶汤与饭食。

这是一种“具身”的美学。它邀请你,不再作为旁观者,而是以你的身体为媒介,去成为这风景的一部分,去习得一种古老的生活节奏。当你亲手在傣家竹楼旁制作一块古老的贝叶经,或是在白族院落里学着扎染一方图案莫测的蓝布,你所消费的,便不再是商品,而是一段被无限拉长、充满质感的时

间,一种与另一个族群的文化基因悄然对接的欢愉。

云南的“小而美”,最终指向的是一种“生活本体”的复兴。它不急于展示,而在于安住。腾冲和顺古镇的洗衣亭下,依然有妇人捣衣,潺潺水声与家常絮语,构成了比任何表演都更为动人的市井交响。巍山古城早点铺的蒸腾热气里,一碗饵丝的滋味,连接着数百年未曾断绝的晨间仪式。在这里,文旅的融合,不是将生活场景包装成景点,而是将外来的访客,温柔地编织进本地缓缓流淌的生活之河中。

“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”,其最深邃的诱惑力,或许正蕴含于此。它提供了一种“小而美”的生存范式:发展,可以不是喧嚣的覆盖与取代,而是温柔的浸润与共生;幸福,可以不是占有更多的资源,而是更深刻地融入每一个当下,在一杯茶、一捧泥、一片梯田、一段巷弄中感知自身与天地万物那份细小而珍贵的连接。

这“小”,是对于庞大、同质与速变的现代性的一种沉思与反叛。这“美”,是在一片被细心守护的土地上,生活本身所绽放出的尊严与诗意。在云南,人们最终寻到的,或许不是远方,而是我们内心深处,那个关于“如何诗意地栖居”的最本真、也最美好的答案。

> 背影

又逢清明忆外公

□ 蒋玉丹

清明将至,暮色中,窗外纷飞的雨线里,车辆和行人匆匆而行。我想起小时候,同样的一个雨夜里,外公一直陪在我身边。爸妈常年在外地打工,只有过年才回家团聚。上下学都是外公接送、帮我背书包。我常常羡慕同学,有爸爸妈妈陪伴,而我只有外公。清晨,天还没亮,外公拿着火把,领着我上学。暮色中,教室的大门口,有外公的身影在等待。这样的日子幸福且快乐,但却没有持续很久。

我十岁那年,太阳依旧从东方升起,外公却在睡梦中走了。那日,天上的云像被惹生气的大人,黑着脸,很吓人。我进屋喊外公吃早饭,他只是安详地闭着眼躺在床上,一动不动。二十八年过去了,外公的容貌在我记忆中已经模糊,很想再看看那温柔的笑脸。虽然离开多年,但想来他一定在天上看着我和小妹,默默祈祷着祝福我们平平安安。

小时候,家里穷,我能吃上的最好吃的水果是苹果。可苹果也不是随时都可以吃,只有爸爸妈妈过节回老家或家里有人过生日,我们才能吃上。爸妈把苹果留给外公,可是外公却舍不得吃,总是留给我和小妹。

那年,我跟外公去二姨家,走了

十里路。蜿蜒的泥巴小路,好似没有尽头,腿开始发软,我嚷着要外公背。终于到了二姨家,我见到了小妹。她比我小七岁,顶着一个“锅盖头”,圆乎乎红彤彤的小脸,像个苹果,穿上公主裙的模样,像极了“洋娃娃”。每次,我都忍不住用手捏一捏她的脸,而她总是躲在外公身后,让外公当“盾牌”,保护她。她时不时露出头来,调皮地做鬼脸,向我发起挑衅。外公一边掩护小妹,一边又让着我,左右为难。

这时,外公突然想起了这次来二姨家的“重要任务”。他停下来,慢慢地从皱巴巴的深蓝色麻布裤的裤兜里,“变”出两个苹果。苹果只有拳头大,看上去有些皱巴巴的。那是外公生日那天,我妈妈特意留给他的,祝福外公平安健康。外公却将两个苹果留给了我,也是将祝福送给我们。他坐在一旁,满脸温柔地看着我们,原本不大的眼睛,已经眯成一条线。外公说,这样甘甜的苹果,实际上经历了北方的干旱及严寒的冬天,到了春天才发芽,秋收结果。走过了很远的路,才到我们手里。我们三人坐在长木板凳上,此时,天上飘过的白云,好像变成了

一张张笑脸。

那年,清明节前,我回老家,堂屋的八角桌上放着我最喜欢的苹果。我妈在一旁,看着我,说:“你小时候最爱吃苹果了,你外公每次都偷偷藏起来,留给你吃,还记得吗?”我的眼眶突然蒙上一层水雾。我问:“妈,外公的照片还有吗?外公的样子,我已经记不清了。”这时,我妈的眼眶也微微泛红,转身向她的卧室走去。不一会儿她手里拿着一张照片走出来,是一张全家福。照片的边角已经泛黄。照片上,外公依然很年轻,笑眯着眼仿佛在看我,眼里全是温柔。我妈没有说话,只是用手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,我们相互依偎着,看着照片上的外公。平时不善言辞的妈妈,用了许久,我妈将照片擦了又擦,放进一个塑料袋里,放到她卧室衣柜最底层的抽屉里。

不知何时,窗外的风跑进了屋,惹得我打喷嚏。妈妈拿来衣服披在我身上,随手端来一盘切好的苹果,一起吃。看着手里的苹果,我突然意识到,外公希望我可以拥有苹果树般坚强的意志来面对人生的风雨,更是祝福我平安健康。

> 万物

几枝新荷出水来

□ 甘武进

天气晴好。我带着女儿去郊区新建的公园游玩。

好久没有离开城区的女儿,如小鸟飞出笼子一样,放飞自我。她开心着,兴奋着,奔跑着,张开小手与美景温情相拥。她来到红鳞蒲桃树前,对颜色不一的叶子充满着好奇;她俯下身子,认真地看着眼前的龙船花,红的、橙的、黄的、白的色彩,令她惊叹。花丛中的蜜蜂、蝴蝶也让她着迷,虽然观察需要小心翼翼。看了,累了,她来到湖边,用手轻触湖水,感受自然而来的那份清凉。

“爸爸,您看,有蜻蜓落在那儿……”我看过过去,原来是“小荷才露尖尖角,早有蜻蜓立上头”。三两枝刚出水的新荷,成了一些蜻蜓流连忘返的港湾。有枝新荷,荷叶凝在水面上,如翠绿碧透的盘子,成了蜻蜓的休息厅,飞累了,它停在边沿休息。有枝新荷刚伸出水面几寸,如少女的纤纤细指,充满着向上的力量;没有张开的荷叶羞答答地捂着脸,蜻蜓落下,荷尖摇曳,倒影中成为一幅水墨画。

那是我熟悉的画面啊,我的记忆之门随之打开。我想起了故乡,想起了故乡的荷塘,想起了关于荷塘的那些人,那些事。老屋旁边,曾有一片低洼的田地。为了获得良好的收成,勤劳的父母亲利用一切空闲时间,清淤修渠,加固堤沿,改造成荷塘,种植盛产莲子的湘莲。冬季清塘,春日暴晒。父亲放水、施肥,适时栽下种藕。他以丰富的农事经验,诠释着他对这片荷塘的热爱。

荷堤上,青草丰茂,一切生灵都在蠢蠢欲动。父亲知道,该向荷塘放些春水了。他观察着种藕顶芽的样子,观察着荷塘中水的深度,进行着浅水灌溉。植株慢慢生长,不经意间,一枝枝新荷伸出水面,无数只蜻蜓情不自禁,围着新荷上下左右飞舞。那个画面,让父亲的脸上溢满欣慰的笑容:植株健壮成长。他明白,管理要加强了。他往塘中放了些小小的鱼苗,眼里满是对丰收的期待。

一枝,两枝,三枝……我跟在父亲身后,看着他巡视荷塘,查看新荷的数量,观察着新荷的长势。就这样,一天又一天,伸出水面的新荷越来越多,父亲灌入荷塘的水也越来越多。慢慢地,慢慢地,荷叶布满了荷塘。那是诱人的美景啊。远望,高的、矮的、大的、小的叶片,连成波浪起伏的碧翠海洋;近看,荷叶疏密相间,每枝荷秆都特行独立,独领风骚,我的地盘我做主。

“惟有绿荷红菡萏,卷舒开合任天真。”一场盛大的花事如期而至。一池荷叶,半塘莲花,如一幅多彩画卷。阳光信手挥笔,把荷叶描得碧翠浅绿,把荷花描得粉白粉红。娇艳的荷花三五成群,有的高高挑起,有的躲在叶下,而有的迫不及待,刚探出水面,就尽兴绽放成登仙的莲台;有的青苞紧扣,有的花瓣零落。骤风吹来,荷塘花枝摇曳,碧叶依依,香味扑鼻,令人沉醉,着迷……

如今,一切都已远去,只留下记忆了。父亲老去,早已住进城里。老屋旁边的荷塘因无人打理,快要干涸了;少了父亲的呵护,每年仅有一些瘦小的荷叶浮在水面上。荷叶少了,荷花少了,莲子更少了。然而,在这里,在女儿的手指向那枝新荷的时候,我内心深处的那份记忆被唤醒。虽然过去不再,只有怀念,但是我看到了生命固有的积极力量,迎着阳光,向上生长,一切都将变得美好。